

芳菲四月 好书与我共享春天

本报记者 韩建慧

她“进”一本。但她觉得自己等不及,“我想立刻看到这本书,一天也不想等。”她说。

于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家住乌达的孟钰楠在放学后坐上了2路公交车,到位于海勃湾区的新华书店去买书,乘车需要40多分钟,她看着沿途的桃树绽放或粉或白的花儿,心里充满了“遇见春天”的喜悦。

“从此几乎每年的春天,我都会把这本书翻出来看一看,当野樱绽开第一抹粉白,正是与梭罗共赴湖畔的良辰。我去山东读大学的时候带着这本书,毕业后北漂也带着这本书,回到家乡工作还是带着这本书。在我心目中,《瓦尔登湖》就是春天的代表,它不仅是自然文学的开山之作,更是一本关于自由、简朴和觉醒的生活哲学指南,梭罗在书中所强调的关于孤独的价值,在若干年后我终于有所领悟,人只有独处时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孟钰楠说。

荐书二:《人间草木》

6月份就要踏进高考考场的孙杨说,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课外书了,算一算,上一次阅读还是去年的春天,他读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人间草木》。

作为高中生必读的课外书目,孙杨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本,他觉得汪曾祺就是一位生活美学家。“他写昆明雨中的缅桂花,写高邮咸鸭蛋,写葡萄月令里的农事节令,再寻常不过的风物经其笔触也能变成水墨小品,就像一场缠绵的春雨,润物无声却让整个春天都在心头绽放。”他说。

孙杨记得,书中那些文字,总能像一双温柔的手,拂去他备考时的焦灼。“我记得有一篇文章是写西瓜的,说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这种感觉我确实经历过,小时候住平房,爸爸常在水桶里

泡一颗西瓜,午睡起来切开吃,真的是一刀下去咔嚓有声,能从嗓子眼一直凉到心底。”他说。

孙杨说,他打算在高考结束后,把这本书再读一遍。那时没有考试的压力,他或许更能从容地品味字里行间的诗意。“我还想循着汪曾祺的足迹,去昆明的雨巷走走,看缅桂花如何在雨中摇曳;到高邮的湖畔尝尝流油的咸鸭蛋,感受文字与现实交织的奇妙。”他说,“读书的好处就在于此吧,我们总能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更多美好。”

荐书三:《海子的诗》

喜欢阅读的刘冰说,春天最适合读诗。“有句话说,春天可能是离诗人最近的季节。我深以为然。每年的3月26日,是诗人海子的忌日。每到这一天,大家都在议论他,引用他的诗句,但很少有人会在春天拿起他的诗集,再仔细地读一回。”她说。

刘冰是一位“75后”,对海子这位诗人有着深刻的感情。“我们的青春里写满了海子的诗句,那是我离诗最近的时期。”她说。

刘冰记得,很多年前大家都用QQ的时候,她的个性签名就是海子的一句诗,这句诗是这么写的:“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她经常随身带的笔记本扉页上也有一句:“你来自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爱的人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她觉得,海子的心不仅是青春的注脚,更是一种力量,让她在很多的时光中,都始终记得要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刘冰也收藏着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海子的诗》,这本书收录了海子自创作以来,所有短诗的精华作品,以及长诗《弥赛亚》的节选。“在这本诗集里,你能读到一个天才诗人的创作轨迹,我在这个春天再度捧起这本书,纪念海子,也纪念我们

的青春。”刘冰说。

荐书四:《去有花的地方》

热爱阅读的武曼丽说,几个月前,她站在书店的畅销书架前随便浏览,只一眼就看到了一本书粉红色的封皮,封皮上有一行字,“人这一辈子,总要出走一次”。

那时候,武曼丽刚刚看完了根据50岁自驾游阿姨苏敏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当下下意识以为这本书也是写苏敏的故事的,但翻过内容后她才发现,这本书里讲的是另一个女人的故事,但也是一个“逃离”的故事。

书的作者叫陈慧。2023年,45岁的陈慧决定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短暂抽离出来,她跟着养蜂人,从浙江出发,历时4个月,跨越3000多公里,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上追花之旅。一路上,她追赶上油菜花、紫云英……在一处处有花的旷野,遇见了狂风暴雨,也遇见了生命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当我们说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其实是想表达:比起思前想后的顾虑,更乐于见你率性出发,如花绽放。

“陈慧在追花路上写下的文字,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一个提问。”武曼丽说,“当我们困在生活的循环里,是否还敢为一朵花开的邀约奔赴千里?”作为一名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职场女性,武曼丽总感觉自己常在家庭与自我之间拉扯,但读到陈慧这本书时,她突然理解了自己的状态:那些被日常琐碎淹没的渴望,原来从未消失。

“原来真正的出走,不是对生活的逃离,而是找回与世界对话的勇气。”她说。

书籍如同春日里的繁花,每一本都散发着独特的芬芳,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当春风拂过书页,愿你也能捧起一本好书,在文字的花园里,邂逅属于自己的春天。

中国也许不是你眼中的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塑造之中国——世界之中,将一些可能性还给中国

对这两个民族的印象是相反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5年至1867年,那里面安德烈公爵的父亲老博尔孔斯基对拿破仑的评价是:“波拿巴(即拿破仑)生来有福分。他的士兵很精锐,而且他先向德国人进攻,只有懒人才不打德国人。自从宇宙存在以来,大家都打德国人。”德国人扭转这个印象,也不过是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事。

今天日本给人的印象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福利制度全面且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在1910年日本作家长谷节的小说《土》中,尽管日本已经开始了成功的工业化,但农村妇女因为医疗条件差而死亡,儿童普遍挨饿。即便在“二战”前,日本的工业建设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而日本人扭转这个印象,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历史学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历史观取得进步,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

定义“中国人是谁”不应受局限

一百年前,有不少绝顶聪明的才学之士讨论过国民性问题,他们讨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外乎要重新树立中国人的骄傲。然而张之洞写《劝学篇》,以“教忠”“明纲”为先,似乎不感念大清之爱民,不仁三纲五常为本,便不配做中国人。至于倭仁论“以忠信为甲冑、礼仪为干橹”,似乎连搞了洋务运动、学了洋枪洋炮的,都不配做中国人。

为什么定义“中国人是谁”要以限制某种可能性为前提呢?在这个意义上,我更钦佩的是梁启超、何启这样的人。有人说中国

人的民族性格中无武勇,梁启超便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武士精神,说中国人也可以做武士;有人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不开拓,梁启超便挖掘中国历史上的航海英雄,说中国人也可以大航海;有人说新学旧学势同水火,何启便写文章说,孔孟之道与西人讲自由、民权殊途同归,中国人不必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才叫知识分子里的真英雄。亚里士多德有一种关于事物变化的学说,叫作“潜能与现实”理论。所谓“潜能”,就是事物可能呈现的样子。譬如一块木头,它可以成为一只碗,也可以成为一张桌子,也可以成为一尊精美的神像。它成为什么,这要看雕刻它的木匠眼中,它可以成为什么。而这个“现实”,在哲学界前辈的文献中,有一个非常浪漫且优美的译法,叫作“隐德来希”,即“隐在事物中之德如何能按我们的希望到来”。其实我倒以为,这个词可以有一个更地道的中文翻译:成全。在诸多可能性中,把最好的那个带出来,便是成全。

被局限的成全不是成全,只有让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意识在自己体内本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由此催生出那种积极昂扬感,才有可能锻造真正的成全。

以不同视角重新筛选史料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的故事,曾经被那么多人忽略,却是关于我们这个文明的可能性。所有的历史写作,本质上都是筛选。同一个时代有亿万生灵,亿万个故事,其中因为个体本身的成就和故事本身的精彩而得以被

记录、保留,或者被口头传颂从而诞生的一手史料,本就筛选去了百分之九十九,余下百分之一。连续四个百分之一的筛选,就只剩亿分之一。这就是真相:人类社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阅读到的历史,可能只是原始历史资料的亿分之一。而这从亿到一的筛选中,如果有任何两到三步是被记录者或者写作者头脑中的框架所束缚,那么你能获得的,就只是世代积累的刻板印象的加总。

当然,没有人能还原那“亿分之亿”的历史真相,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以不同的标准进行筛选。譬如,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人长于道德讨论而弱于科技研发,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中国之所以名为“中国”,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是科技最先进的古文明。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与世隔绝,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中国历来不曾远离世界,也不可能远离世界。如果过去我们以为游牧与农耕势不两立,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也有从事游牧的中国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塑造,或许比农耕者更深刻。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人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也有在大航海时代雄霸一方的中国人,有共和立国的中国人,有身兼中西之长的中国人,有跟莱特兄弟同时造出飞机的中国人。

世界之中,也可以说是把世界还给中国,就是把这样一些可能性还给我们自己。我们的先辈都能够正视这个世界,正视我们自身不可或缺的世界性,今天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因为世间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本可以”。

(转载自《北京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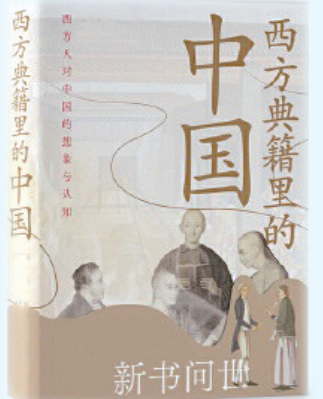
图书推荐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林耀华 著 庄孔韶 方静文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著名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用小说体写作的社会人类学学术专著,通过小说中张、黄两家在社会生活与经济变迁中的兴衰沉浮,刻画出了中国南方乡村生活的全景。面对生活中的机遇与挑战,张、黄两家的不同选择,演变出截然不同的家族命运与个人际遇。作者娓娓道来,在叙述张、黄两家生活场景的同时,对地方社会的信仰、习俗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对个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调适与制衡进行了分析与评述,为读者更好地解析人物故事内涵、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提供了社会学领域的最佳读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供)



《西方典籍里的中国》

武斌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西方典籍对中国的书写、记载,也是中国世界形象逐步展开的过程,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世界文明中孕育和发展的。本书辑录和论述的就是历史上的西方文献典籍对中国和中华文明的书写和记载。通过这些文献典籍,读者不仅能够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所培育的文明有更充分的认识和体会,还会对中华文明的世界形象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转载自《北京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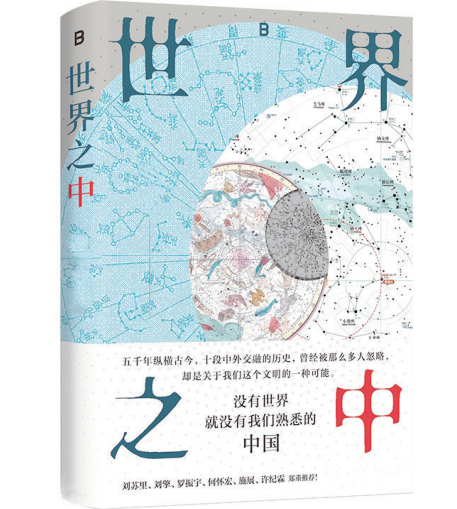


《乒乓响亮》

刘海栖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每个作家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独特的童年记忆世界,长久留存作家内心深处成为一种情结。对于作家刘海栖来说,童年引领他重新发现单纯质朴的生命本真的欢乐,童年也引领他重新回望和书写一个激昂向上的朴实时代。

在刘海栖的作品中,那些打动人心的童年向上生命力的展现——比如执着打乒乓球的张方向(《乒乓响亮》);比如“山水沟”街上整日跑着的一群小马——爱画画的家豪、残障少年何健、崇尚强壮的大亮子,这些少年稚气倔强,又可爱纯良(《街上的马》);比如男孩海子因养鸽子体味到前所未有的惦念、喜悦,却因鸽子落到屠夫郭一刀手里而倍感烦恼和悲伤(《有鸽子的夏天》)。这些作品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以鲜活幽默的语言,勾勒出迷人快乐的童年时光,生机勃勃的童年生命,更有儿童与生活碰撞之后的内心成长,写出了关于对童年尊严的捍卫,给我们以情感 and 生命的饱满体验。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呈现出了一种真正的童年精神,那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愉悦感,和自由自在的生命价值。(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书名:《世界之中》
 作者:张笑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我们很多人对很多民族都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但读多了历史,你就会发现,许多刻板印象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它们形成的时间其实都相当短暂。

历史观的进步盖因有了全新视角

今天的瑞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富庶、进步和“永久中立”,但在1848年以前,此地多属农村,又在阿尔卑斯山间,穷乡僻壤,是环境恶劣的“四战之地”。今天富庶的瑞士,是工业化之后才诞生的。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法兰西的军队软弱,而德意志的军队强悍,然而在两百年前,人们



书名:《中国的河山》(上下)
 作者:史念海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出版时间:2022年2月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走遍神州大地,于一丘一壑间,总会与那些挺拔壮美的河山相遇。让我们跟随作者史念海脚步,一同走进他的《中国的河山》,看看这位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与开拓者,在带着我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厘清人文地理演变源流中,又是如何描摹和解读这些河山背